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揚子卷
六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二百六子部

揚子法言卷六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沒皆不常然故聖人

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冠乎羣倫經諸範

範模○咸曰倫

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

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

謨五百

曰秘

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

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

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與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

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秘曰趙岐言五百歲聖人一

出天道之常也

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光曰並世

文武周公父子也

而處

光曰同處

湯孔子數百歲而生

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

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秘曰堯

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

聖因往以推來雖千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

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

地四肢合四時五臟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

則萬化闕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

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爾注以別為一

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股臑各有所

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

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憐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地參

者則為聖人無

或問聖人有誣乎

咸曰問有所誣身之事○光曰誣與屈同

曰有曰焉誑乎

咸曰焉安也言安所誑也

曰仲尼於南子不欲見

也

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見也

於陽虎所不欲敬也

祕曰陽虎陽貨

為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誑如何

祕曰

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欲誑身以行道

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誑

祕曰

不誑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先曰陳直刃切

曰誑身將以信道也如誑

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

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誑形也於神何時

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咸曰信讀如屈仲之伸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誑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

公是道也將誅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誅則誅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謂乎○先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為誅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

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

於祿殖歟

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為先○先曰殖豐多也

昔者齊魯有大

臣史失其名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為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

曰如何其大

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

者二人

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

不能致之○秘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國

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曰若是則仲尼之其接迓而言哉○光曰先生謂宿儒

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

於諸侯非歟開說其君臣之義跡跡迷其禮儀之制

○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則仲尼之歷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

聘為非邪法也○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法也○

行己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

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已而從人則雖有制

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

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

不隨莽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

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

曰：用之則宜從之。

秘曰：用其人當從其道。

從之則棄其所習。

光曰：習謂

故常所安

逆其所順。

光曰：順謂情志所欲。

彊其所劣。

光曰：彊其亮切，劣謂彼所難能。

捐

其所能。

咸曰：夫子所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棄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秘曰：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

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

切能謂心
衝衝如也
光曰心相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

之
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
祕曰當時諸侯衝衝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

用之哉○光曰李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
或問孔子
天復本有之今從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

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
欲知載道術何所之
諸○祕曰何所之乎

○光曰
曰之後世君子
許來哲○祕曰與諸後世之王
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

由
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
曰賈如是
也○光曰俟後之聖賢必有能用其道者

不亦鈍乎
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祕曰
譬如賈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

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
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咸曰
為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
邪道

苟合久而益非○秘曰
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
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

○秘曰初不苟合久而利博○光
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
關百聖而不慙秘曰

言管也苟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
儵曰管樞要也○光曰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

蔽天地而不恥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能言

之類莫能加也秘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貴無敵富無

倫先曰堯舜利孰大焉秘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

及萬世非大而何○光
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孃孔

其道故當其曰小則敗聖如何秘曰小道害聖如之何

復本無如何字
今從李宋吳本

曰若是則何為去乎

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

為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

曰愛日

私曰欲及時急於行道

曰愛

日而去何也

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秘曰去魯○光曰留魯而化之則收效

彌遠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

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慝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

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遜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瑗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問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于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禘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遂行而帥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

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
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曰孔子亦何

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
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雖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

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雖噫然歌之而去者
蓋不能飽食安坐應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

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雜噫者今從李本無雜字正
與政同應一盪反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

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國觀屬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

亦愛矣惜寸陰○光曰知己道必不或曰君子愛日乎

曰君子必如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

夫于愛日乎如道之著○光曰居處不任欲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不日

暇給○咸曰言不廢一
畧安得餘日而愛之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

祕曰孔子言殷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

曰

聖人之言天也

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而損益

天妄

乎

祕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先曰聖人之言譬如天天

運行有常繼周者未欲秦平也

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豈妄動乎

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如欲秦平也

○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

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

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

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
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
由至矣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
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
莽暴則同矣而其所以取異焉○祕曰如秦之意亦欲
泰平也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赫赫乎日

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曰祕

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光曰
渾戶昆胡本二切日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
後能有知渾渾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
廣大疏通之貌

支離

嫌難了○咸曰支離猶委曲也○祕曰支離猶言
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

疎繁多
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

支離分別之而後
朗然事得簡易○

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沿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

馬離

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馬支馬離言不可了也

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

秘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

者所以明道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

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漢高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聖人是又或人問難多此類也

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所藏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

木鳥獸裕如也

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
秘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

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
所窮盡裕如也○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

餘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

神明有所不及聖人
有所不訓○秘曰如

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斲之齧之使不得遂
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

不能移昏君愚人
聖人所不能益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言能占
之○秘

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
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

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

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聖人以人占天者後乎天也大聖先
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

天而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
之情得矣○秘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常也以人

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尤曰史考察象數
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或問星

有甘石何如

秘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善於占星晉
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

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

星隆則晷德也

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
尚於德則影蔽星晷隆尚於星則影蔽

德業○秘曰晷規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
隆盛亦規德而已○尤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
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

賢者志大之謂

○秘曰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

尚志在乎禮義大人
之事備矣○尤曰治

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聖人之言遠如天

天懸象著明而人不
能察聖人設教施令

而人不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鑿○
能究光曰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

亦承天而時行瓏璽其聲者其質玉乎王之瓏璽其聲亦猶君

喻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光曰瓏璽宋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瓏虛紅切璽音實質美則聲

清德充則言善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夫正也肆操也

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

而不可盡性與天道○秘曰所以遠如天○光曰聖人

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咸曰正人得

行其道況衆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
相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賈之人

皆得訪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行皆可爾

秦之人多病

道屈沈也○咸曰以道屈沈為病又

非為衆人安有道可況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

行有

之也病曼之也

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首秦無道也○咸曰注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

義但云周有德秦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謂矣大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秘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墮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前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高蹠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先曰行下孟切曼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周之士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無之故多疵病

周之士

也貴

道泰業隆故尊貴○咸曰言周棄邪用賢為貴○

嬾於禮樂

秦之士也賤

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棄賢用邪故賤○秘曰秦之士

以刑法而責成之所以賤

周之士也肆

肆放任意而道

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縱直言○秘曰肆猶縱恣也縱行公

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

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為妖言或皆

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秘曰

月未望則載魄

于西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

既望則終魄于東

光稍虧於西而漸東盡○咸曰按周書召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

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為明魄為晦矣夫月

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

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注文隨誤強其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其

遡於日乎

遡迎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一月迎日天理然也○咸曰遡向也夫日行遡一月

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損

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以

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遡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

有彤弓黼矢不為有矣

以喻有君而無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
盧弓一盧矢百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
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盧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注
謂以喻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先曰監落胡切
與茲同彤弓茲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
安能有功故雖受彤弓茲矢之賜未可自謂已功恬而
有之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
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昏無善齊和羹已熟矣
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
中山迤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誇書一筐樂羊再拜稽首
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以執古御

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咸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
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
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先
曰李本聆德作聆德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聽

臣民今在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

曰侮人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

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

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

我欲仁斯仁至

矣或問禮難以彊世

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光曰彊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

拘難以曰難故彊世

祕曰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難故彊之使過者俯

而就之不及者政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

而啗之奚其彊

咸曰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

俟倨肆不學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或人之真倨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

性或彊及其名一也

性者天然生知之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是其為名於行禮

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爾注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

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或曰

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弓良在撒格人良在禮樂○咸曰周禮謂撒為正弓之器也言

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

為之言○光曰撒居影切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

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
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祕

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廢業禮教
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
經營然後

知幹楨之克立也

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
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

宗廟立社稷然後知
禮樂之能有所成也
莊楊蕩而不法
咸曰莊周楊朱之
道放蕩而非法

墨晏儉而廢禮

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
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先人

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
以祭是皆不中禮也
申韓險而無化
祕曰申不害韓
非之法傷於險

而無化
鄒衍迂而不信
迂迴不可承
信○咸曰鄒衍之術
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

誕而不信也
聖人之材天地也
覆載與天地合其德○祕曰
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

次山陵川泉也

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

物次鳥獸草木也

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人為三等演而成九品揚亦以人分較為

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

之流矣有旨哉揚子之言○祕曰衆人也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

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篇

咸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

光曰鼓謂鼓舞

中和之發在

哲民情

哲智○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情偽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光曰

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
中和之政在光明民情
誤先知
秘曰聖人達于事幾
吉之先見政能成天

下之化○光曰
論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
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
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機下同

敢問先知曰不知
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
之所及○秘曰知之其神乎
知其

道者其如視
便見
忽眇繇作昞
眇繇遠視也繇○虛曰忽輕
也眇細也繇遠也昞謂

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
輕眇細繇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為一

句復以眇繇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先甲一日易後
光曰宋吳本昞作炳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一日難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秘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

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主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

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故曰後一日難也○秘曰周禮縣

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飲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

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夫十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

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

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先曰正闕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

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或問為政有

幾

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之要○祕曰請問其目

曰思斲

斲厭○咸曰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

人厭苦之○祕曰斲厭也思斲二義而已○光曰斲音亦

或問思斲曰昔在周公征

于東方四國是王

王匡○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光曰王當為匡詩傳云皇匡也

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亦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奭聽訟於甘

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光曰召實詔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

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斲矣夫

伐楚雖美而御

師不整故不敢令徑○祕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袁濤塗信公四年左氏無斲之之

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若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然也○光曰內音納 嗚呼

從政者審其思斃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斃光曰何以致之曰老

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為

如此人所思也○秘曰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 若汗人老汗慢○秘曰汗部也○光曰汗哀部

切 屈人孤屈窮○秘曰屈抑之病者獨秘曰無所養死者逋秘曰見死者逋逃而

不葬○光曰 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斃民厭苦也○秘曰使人各失其所則

見厭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知其旨曰使之利其仁矣

樂其義

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勤於進矣○

無窮○光曰仁義者顯榮故利而樂之

厲之以名引之以美

咸曰以名譽而勸勸之以

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

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

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

日新而何○祕曰日日新○光曰陶陶喜為善之貌

或問民所勤

勤曰民有三勤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

光曰不能宣布稱上志

吏善而政惡二勤也

光曰掣肘不得行其志

政吏駢惡三勤也

政君

也駢並也○祕曰駢升也

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

光曰衣穀於既切

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人君苑囿禽獸，故殺人竭力於

晝也。土木衣綉錦，故絲人竭力於晝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

人

才質刻而盡之文，而藻之。○咸曰：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因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

注謂因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秘曰：因其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既美矣，又須禮

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勑樸斲，惟其塗丹雘。

車服以彰之。

車服等差，辨彰貴賤。○秘曰：五

車十二衣以彰之。

藻色以明之。

藻，五色輕重顯明尊卑。○秘曰：文藻五色以明之。○光曰：藻色謂

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

聲音以揚之。

歌於管絃，詠其德美。○秘曰：和鸞玉佩，五音六律以揚之。

詩書以光之。

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秘曰：頌、載、其德，光顯後世，皆所謂文質者也。

籩豆不

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祕曰聒鐘鼓之聲也聒與
隱聲相近隱訇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光曰

李本吳本本聒皆作聒于粉切說文云聒有所失也音義
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皆

在制禮作樂之中也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

瑟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隨時制宜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

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祕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沿革○祕曰隨時制宜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

命舜禹咸曰夫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
與賢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舜舜

命禹○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

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可見○尤曰尙音燭唐虞象刑惟明法度

彰矣○祕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象加漢文令曰蓋聞有

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為畫衣冠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

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祕曰五刑之屬三千○光曰辟步役切堯

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

者卓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禮樂征

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

矣

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

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秘曰予與與同

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

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平

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豔弓一豔矢百實與者謂

孔子刑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

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

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

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

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

肱良則庶事康

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益之以廉則下不相盜

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

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執契而已○祕曰各有司存

或苦

亂

苦患○祕曰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

曰綱紀

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正其紀則有

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

曰惡在於綱紀

光曰惡音

烏下曰大作網小作紀

綱賴綱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

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

如網不綱紀不紀

謂失綱之任

雖有羅網

惡得一目而正諸

○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廉禮義為

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

祕曰管仲之器

哉小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

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管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

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玷。然後能為器。安

○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

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

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勲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

其身然。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教。曰：嗚呼！

嗚呼！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

歲為政先令。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虬也。雉之晨雉也。雉化

後誅以成治。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

順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
牧之而已譬如螻之能行雖之晨雖強之微者非教化

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
教也步行也崔豹古今注云螻曰玄駒○元曰宋吳本

已作成今從李本螻出蟄而行雉之朝雖皆春候也天
以陽氣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

教化故見春物而知**民可使覲德**是以堯舜之**不可使覲**
教化安可以已哉

刑是以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
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易坎險為

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刑言險是不可顯示
於人此聖人深旨也爾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主

以銓量輕重**覲德則純覲刑則亂**祕曰覲德則民歸厚
法法律皆所

故**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為
亂象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

龍乎龍乎

難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祕曰言龍非其然乎真龍然後雲

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務實不可以文飾致治

或問政核

咸曰核實也問為政之實○光曰真偽用人速

偽真偽則政核

善善明則真人顯惡若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也○祕曰真真而偽偽

則政得其實○光曰真偽真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偽當作真真偽偽古書多然

不核

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祕曰真偽而偽真則政事不寔鼓舞萬物者其雷風

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

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

三令風不再

制無二也○祕曰雷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坯户不主於一者也春風至則萬

五申

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育一出則何再之有

○光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

聖人樂天

咸曰聖人知天命遇與否

皆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咸曰言明道立

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秘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

○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宇今從李本

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

咸曰故仲尼惶惶于

宋鄭之郊孟子區區于齊梁之間者蓋此也○秘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

遁離者是聖

人乎

秘曰係隱行怪非聖人歟○光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

雌之不才其卵

矣

○光曰斲敗音段

君之不才其民野矣

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秘曰斲謂壞而

不化野謂朴而無禮

或曰載使子草律

載設也草初也

曰吾不如

弘恭

咸曰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曰律令

草奏曰吾不如陳湯

咸曰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皆決

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奏

曰何為曰必也律不

犯奏不剋

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剋奏也○光

曰剋以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

咸曰和謂剛柔得所剛則甄柔則

坯

甄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咸曰甄破瓦又

破甃也坯恆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曰宋吳本坯作恆今從李本甄居延切甃

五計切坯鋪回切坯土疎慢不黏也言甄者和土剛龍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

之潛亢不獲其中矣

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祕曰天地以中為用

是以

過中則惕

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

不及中則躍

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

故躍淵

其近於中乎

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光曰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

聖人

之道譬猶日之中矣

光被四表○祕曰聖人之道中道也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

不

及則未

不及則未盛明

過則昊

日昊明盡言昏昧也

什一天下之正也

什

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

多則桀寡則貉

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光曰貉莫白反

井田之田田也

謂古八家是治宜也

肉刑之刑刑也

千三

之屬是

正法也 田也者與衆田之

咸曰示均而無并兼

刑也者與衆棄之

咸曰示公而無枉濫

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

服

○法制無限則興奢侈長借亂

人亦多不足矣

借亂既興民多

竭

為國不迪其法

迪

而望其效

效

譬諸算乎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

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

於富也

揚子法言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一萬二百七

子部

揚子法言卷七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言志業不同也又云患世

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

一概諸聖

一以聖人之道槩平

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
之○咸曰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究論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

譔重黎

咸曰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
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

今君臣行

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也司主也僚官
也少皞氏衰

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
當今之世何官也歷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曰近羲近和
即火正黎也。○光曰重直龍切下同曰近羲近和

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
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羲

和羲與古殊矣揚故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舉其本而譏其殊

羲主
陽和

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置羲
和及羲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
或問黃帝終始

世有黃
帝之書

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
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

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

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

如氏治水而巫步多禹如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是聖人是以

鬼神猛獸蜂蠱蛇虺莫之螿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人

○咸曰扁鵲夫欲讎偽者必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使人

信之○光曰讎與售同詩晝切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

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或問渾天光日

渾胡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安人度之光曰度徒各切耿中丞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幾近也落下闕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

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闕鮮于妄人耿壽昌算造

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

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

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

光曰宋吳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作渾天

儀

請問蓋天

欲知蓋天圖也○咸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

之於高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曰蓋

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曰蓋

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光曰難乃旦反

或問

趙世多神何也

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

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

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曰神怪茫茫若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存若亡聖人曼云

子不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未沒無也。光

曰曼無也無言之者

或問子胥種蠶孰賢

咸曰伍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趙臣問此三人誰

賢。光曰種章勇切下同

曰胥也俾吳作亂

光曰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弑僚破楚入

郢

郢楚都也。祕曰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

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

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己卯，楚昭王出奔，唐、鞭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辰吳王入郢。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藉，茲夜切。皆

不由德

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祕曰：自俾吳作亂至藉館，皆志在自報其讎，非由德者也。

謀

越諫齊不式

式，用也。

不能去

三諫不從，於禮可去。

卒眼之

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

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種蠶不彊

諫而山棲

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

俾其君誅社稷之靈

而童僕

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以為未可而勾

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

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

從二臣蓋強又終弊吳
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

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賢皆不足仰

也
仰美○祕曰三子之從師無名馬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高也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

哉

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

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乃賜種劔種遂自殺言蠶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遊於賢則不足可以合肥遊之義耳在易遊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一節

或問陳勝

吳廣曰亂

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有高材遠慮但首亂之人耳

曰不若是則秦

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夫有干越之劔者匣而藏之不敢用

是寶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

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

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

皆屬秦也。祕曰韓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

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

成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

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祕曰時可取以

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曰具咸曰

○光曰激當作徼古堯切徼其可取之時具備

也言三請問事咸曰問三事之目曰孝公以下彊兵力

事備有祕曰問人事

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

死之賞罰於是遂強而蠶保祕曰問曰東溝大河南阻

食六國修人事之効也地保

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涇

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闔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

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大河為溝塹南以高山為險阻西以雍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根為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根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

激

祕曰問時激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激也

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

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

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

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

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

公也周平王東遷秦
襄公始列為諸侯
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咸曰

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彊至始

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盖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

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光曰赧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

奴板切侯衛略舉九服遠近

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言天子節莫差

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僭莫僭於祭咸曰僭

莫大於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

地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

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光曰時文宣靈宗興廊

密上下用事四帝

光曰廊
芳無切

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宗尊

也文公起廊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廊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廊時也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膳胙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

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

天下今從李本

及骨

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

赧獨何以制秦乎

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

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豈赧王可制乎○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覬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頓首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

天下擅秦

嬴秦姓政始皇名○咸曰始皇莊襄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

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秦十五載而楚

楚項羽○咸曰

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

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

年纔四十六年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曰具

備有之也。祕曰天數人事相符默

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

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

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

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

政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

政以并天下也。祕曰解嘲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

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

睽猶乖離。咸曰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

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祕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

笑三代蕩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寸藩翼之衛。光曰守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

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

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割也

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

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既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魚之亦天也。光曰

初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尚
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祕曰獨問人事

才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

咸曰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

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
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
也。祕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兼
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

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

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
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
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敗必待天命之與奪項羽為高

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
曰天亡我非戰之罪

諒乎

信如羽之言否

曰漢屈羣策羣策

屈羣力

屈盡也。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策能屈己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

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楚傲羣策而自屈

其力

傲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羣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也。光曰傲徒對切既

廢羣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

屈人者克

克勝

自屈者負

負敗

天曷故焉

無言

私親惟應善人。咸曰言楚之士自取爾。光曰言何預天事

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

矣

光曰為天主號令

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

典主。咸曰言

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

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

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之

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祕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惡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

咸有顯懿

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

故天胙之為神

明主且著在天庭

咸曰天庭謂天帝之庭猶皇階帝錄之義

是生民之願也

厥饗國久長

神明主郊祀。○祕曰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

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簡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若秦楚彊閭震撲胎籍

三正播其虐於黎苗

咸曰胎當為胎字之誤也閭很也胎籍猶暴侮也。祕曰閭闢也撲

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做擾也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

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閭許激切胎當

作胎徒來切闢也藉子夜切黎苗民也子弟且欲喪

之咸曰子弟至親亦欲其喪亡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

早亡。祕曰謂其不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

仁不親不祚宜速曰不胙之祕曰言無然則舜禹有土乎祕曰舜

為神明主曰無土祕曰言無然則舜禹有土乎禹本亦

無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或問聖人

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為胙也

因土以行化湯文也

因

因

因

因

表裏

表裏內外

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明乎得一而已

或

問義帝初矯

矯立。咸曰：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

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矯舉也。初舉兵。

劉龕南陽

劉高祖龕取也。

○光曰：龕與戡同音堪。

項救河北

項羽

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

人如何

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為三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

復起如何也。○祕曰：龕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

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

都南鄭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

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

非一朝一夕也。○祕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

笑○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

無乃勿乎

窮極。○咸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銳如劍之立而秦欲再

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

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

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匹夫杖劍自立雖暫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

勿或曰勿則無名如何

咸曰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

曰名者謂

令名也

祕曰夫貴名者善名也

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咸曰令善也焉安也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或問淳于越曰伎曲咸曰淳于越為反逆焉有令名齊人為秦博

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請問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咸曰問伎曰始皇方虎捫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曲之目

亢眉終無橈辭可謂伎矣

有才伎也。咸曰虎捫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

興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不橈可謂有才伎也○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本捫仕無妄之國祕曰按易无音列磔涉格切橈女教切關妄具乾道四

德而秦世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行於世詎免乎災眚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

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

曲矣

橈時榮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咸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

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曲矣。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橈亂也或本作鮑。光曰並闕

或問茅焦歷井幹

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焦

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

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

亨之或者未辯歟

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亨案漢書云韓生

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無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

辯歟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咸曰生謂韓生也木

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雖見烹亦宜

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伉，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

逆意而諫順義而守

可謂辯說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祕曰：劇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許居謁切劇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許。敬之以孝入之，以忠是順守。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

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

祕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

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曰：

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天才自然發其神心

無假祖父。祕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或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

光曰酈音

歷食其音異基說音稅

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

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咸曰

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

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恥之也。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辯欲以欺誘他人此危事也

又狂之

祕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

擠也謂其談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言亦未辯

曰方遭信閉如

其抵

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熾隙也

曰熾可抵乎

祕曰熾嶮熾也言若設熾嶮之詐謀

以動之其可抵乎。光曰熾許羈切

曰賢者司禮小人司熾况拊鍵乎

咸曰

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小人伺見熾隙則作况拍去闕鍵乎。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

人惟禮是視不為小人
巖嶮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乎
言不可為也拊拍也鍵鍵鑰
鑰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
見釁隙則抵或問李
之抵巇猶不可况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

斯盡忠胡亥極刑

光曰太史公語

忠乎

光曰斯可謂盡忠乎

曰斯以留客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

至作相

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

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為秦

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為丞相

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

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馬用忠

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

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

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
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用其忠乎
霍祕曰或人以斯

非忠請問曰始元之初祕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
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

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權酷
關內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擁少帝之微祕曰昭帝

立年八歲政事一決
光班固曰擁昭立宣
推燕上官之鋒祕曰始元之明年燕刺王旦上官桀

等謀反皆誅滅之班
固曰摧燕王仆上官
處興廢之分祕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

昌邑賀賀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
白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
堂堂乎忠難矣哉祕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他人之所難行哉。光曰李

可奪
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
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

本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

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說

至顯不終矣

顯光之夫人名也毒

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祕曰光夫人東問顯使淳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或曰光知妻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祕曰馮唐為郎面對

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湧未反。

曰彼將有激

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祕曰唐知雲中

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光曰信與申同面謂面折德用士則間之矣於德又何曰罪不孥

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

宮不女

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

館不新

仍舊制也

陵不墳

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

祕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

問餘耳

陳餘

張曰光初

有始無終。祕曰餘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

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竇灌曰凶終

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罹禍。光曰竇

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

或問信曰不食

其言

食偽。祕曰孔安國曰食盡其言偽不實

請人曰晉荀息

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

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夷齊卓子荀息死之

趙程嬰公孫杵臼

祕曰

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白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

秦大夫鑿穆公

之側

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

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公也至三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

問義

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

義者

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白魚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

○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

為秘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曰季布

勇者乃至鬻鉗為奴安能忍耻如此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

為之○秘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

仕如終焉攸避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肯

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

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

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况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韋玄成讓

爵皆人
所不能

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藥布之不塗

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相如伸理
於秦王屈

意於廉頗藥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阮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

或問臣自得

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
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
曰祕

曰

揚恐不諭舉
其人以明之

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

慎邴大夫之不伐善

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

匹金將軍日磾為人謹慎日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請問臣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

自失

咸曰邪而私乃臣之自失也

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

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

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

問持滿曰扼歌

歌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咸曰扼抑也猶抑損之也言

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歌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歌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歌中則正

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歌器也。光曰楊王孫儻葬以矯李本無歌字。今從宋吳本。扼於革切。

世 悼厚葬也。祕曰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吾是以儻葬。將以曰矯世以禮。祕曰若用過矯世也。光曰儻郎果切。

哀儻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

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

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儻乎。若欲為己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或問

周官曰立事 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左氏曰品

藻

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

矣。○光曰品第

太史遷曰實錄

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戰

善惡藻飾其事。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揚子法言卷七

謹案卷六第九頁前三行光曰瓏璽刊本瓏訛玲
今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盧弓一盧矢百也刊本訛作旅
弓百旅矢千按此註引書文侯之命刊本因左
傳旅弓矢千句而誤今據尚書及本書先知篇

吳秘注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先令後刑刊本刑訛形今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亦可畏也刊本亦訛不今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猶君之有股肱也刊本股訛服
今改

卷七第一頁前八行故究論其要刊本究訛救今
改

第三頁後五行皆志在自報其讐刊本在訛置自
字下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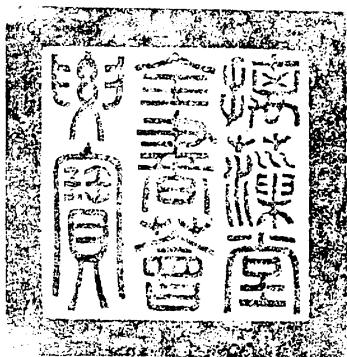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二行范蠡諫以為未可刊本以訛之今
改

第六頁後三行吉夢黃蛇刊本蛇訛蜿據通鑑改
第八頁後五行雍翟塞也刊本雍訛維今改

第十頁前七行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上作字疑
衍

第十頁後二行猶言倣擾也刊本倣訛淑今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其辭不撓刊本不訛可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以其田與祁奚刊本祁訛祈又
宣孟之忠刊本忠訛勲並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謄錄舉人臣陳賓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揚子卷

八至
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二百八子部

揚子法言卷八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 德行顏閔股

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實也○咸曰品

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遠弗逮乎廣道之尊乎

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

誤淵騫

祕曰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得

各有差品一

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祕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沒○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

人

曰寢

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祕

曰在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

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

○祕曰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翼以揚之勃勃

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咸曰夫入室見奧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

高飛冥冥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

文章亦不足為矣

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奧七十子

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末業爾何難為哉。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
本言游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
君子絕德小人

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邪

是皆德之殊絕。力絕力者何。祕曰問絕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

鼎扞牛非絕力邪

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

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
孟說舉鼎絕臙而死扞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遂擒
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或問勇曰
為號。○光曰扞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扞手狀

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

祕曰荆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請問孟軻之
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光曰此諸盜賊

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

勇也其庶乎

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祕曰養浩然之

氣勇之大者。光曰孔

魯仲連湯而不制

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

受爵賞。或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湯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吳本湯作湯制

作制介甫曰湯古蕩字

藺相如制而不湯

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

本國繫時之務也。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不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偽與蕩同光謂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或問鄒陽秘曰鄒陽去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云然

幾矣哉

鳥罟謂之罾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煉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

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譴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忼苦兩切置昌鐘切幾音機孔

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疑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

秘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

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

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秘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

知葬則吾以疾為著龜

秘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

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

未來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

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

咸曰昔周武王

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

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報順

靚王及報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為順秦之惠文昭襄

以西山而東并

祕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

州西山在馬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孰愈咸曰問西傾

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并音併東并誰優。祕曰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為優

曰周也羊秦也狼

咸曰周衰弱如羊秦

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勝於弱乎

曰羊狼一也

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或問蒙恬忠而被誅

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

有餘忠不足相也

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游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疾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音與遷同

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

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

雖聞列封先笑，後愁身既。○祕曰：不

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徵取國權以易宗族。○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非盜而何？穿窬也者

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祕

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審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

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

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

○奚何咸

曰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前

問王翦

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亂誅暴

祕曰王翦潁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

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

咀噬用牙言其

酷也欵者絕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欵謂切齒而怒也欵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

曰欵烏開切翦為之牙以噬物

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

祕曰要離

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有義。○光曰要一遙切

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

燒妻子詐為吳仇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譬如蜘蛛之蝥毒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光曰宋吳本蝥作蝥今從李本蛛音誅蝥音矛靡與糜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光謂靡爛也

政也

祕曰聶政軼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

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

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哀侯

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去游齊交聶政政後伏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鉞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

姊嫫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姊之忠烈乃鍤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
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軻也**問荆軻。○祕曰
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軻也**荆軻也義乎。○**為**

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

也咸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
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

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
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
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
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
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
搃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馬可**

謂之義也

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

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

祕曰張儀魏人

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裴駢曰按風俗通又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谷闕十五年問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

祕曰

皆飾詐辯尚權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

欲讀仲尼之書而行

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

咸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祕曰鷙

擊也鄒陽曰鷙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二切鷙鷹隼也翰羽翼也

曰然則子貢不為

歟子貢亦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祕曰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

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

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

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恥國亂而不解其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秘曰子貢

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至矣或曰儀秦其才矣乎

跡不蹈已

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已者蹈踐也

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秘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

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秘曰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

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

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
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才

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祕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

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言辭婁敬陸賈婁敬

○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說高

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呂后欲王執正王陵申屠嘉諸呂陵執

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
之又晁錯犯憲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

李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為不可

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
直之人降則為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能乃降其折

節可尚矣 **守儒素固申公**

素固守正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入園擊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

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祕曰素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素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實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 **災異董相夏侯京房**董仲舒夏侯勝

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蕭何規規於前如一曹參

奉隨於後不失○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滕灌樊鄴曰

俠介

滕公灌嬰樊噲鄴商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為沛公時而夏

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已從之為持衛也。祕曰滕公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俠剛介之士易曰介如石焉。○光曰叔孫通曰斬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介助也。叔孫通起兵從之天下既定。

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斬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

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鉞提斬。○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光曰斬才敢七廡七豔三切關。

餘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為國。祕曰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談有餘也。

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祕曰晁

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

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

國邑侯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鄧都

寧成

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詩外傳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

○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

貨殖曰蚊

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求

也為之聚斂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及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贏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荅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為蟲啄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魚并聚斂非義是存亦所謂啄人而求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析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

曰血國三千使

將䟽飲水褐博沒齒然也

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

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䟽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荅文者

蓋揚鄙其不論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疏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行字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

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

徒○咸曰言如是游俠曰竊國靈也

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

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

彊○祕曰靈福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

倂幸曰不料而已

籍儒鄧通周文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

料度也夫倂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

房之智

用行舍藏功成身退

陳平之無悞

內明其畫外無違悞○祕曰所舉必行無謬悞

○光曰李本悞作悟今從宋吳本悞與忤同

絳侯勃之果

祕曰誅諸呂立代王果於大事霍

將軍之勇

祕曰光摧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而不懼

終之以禮樂則可謂

社稷之臣矣

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末終先

王之禮樂。○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

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祕曰誰近社稷之臣

矣。○利用安身。○祕曰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

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成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為

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法。

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尹扶風之取而治之乃巫成方遂也○光曰雋徂交切

絜

尹翁歸清廡有節不被滋垢

王子貢之介

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

避貴斯名卿矣將

既聞名卿次問名將

曰若條侯之守

咸曰周亞夫也守謂

守細柳○光曰壁昌邑不救

長平冠軍之征伐

祕曰長平侯衛

青冠軍侯霍去病

博陸之持重

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而不可奪遂正

國家安社稷

可謂名將矣請問古

欲知古之良將

曰鼓之以道德

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祕曰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一曰道

征之

以仁義

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祕曰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

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

膚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

中來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寘大窖中絕不與食又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旋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

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咸曰揚鄙朔之為政所以自發論也

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詆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

傳今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
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
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祕曰顏師古曰言辭義
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
壹其流風遺書皆或曰隱者也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
蔑然無足觀也

也。○光曰宋吳本或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

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咸

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祕曰問其聖賢之言行。

光曰言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曰固也咸

皆不然固實也言隱道實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咸曰

多端故陳之于下仲尼

亦然。○祕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

咸曰：孟軻亦然。○祕曰：捨之則藏。○光曰：

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隱也。

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過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

縱橫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

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

也哉。

咸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

以及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接輿佯狂，孔子下欲與之言。

而有聞者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羅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過聖人則自顯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曰應

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

之如與倖倡郭舍人隱語者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

者似智慧。光曰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正諫似直咸曰蓋諫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

祕曰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祕曰懷肉汙衣歲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

曰談達惡比欲知誰比。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本作諛字。光曰宋本作請

問名字達吳本作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

謂朔談諧敏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
之人耳惡音烏

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
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

農此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
約其隱玩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
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
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悞也今從漢書滑稽
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
時人不逢迂取禍也滑稽多智員曲之貌

非朝隱者歟

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咸曰或以揚之短
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為請。祕曰朔

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
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遙切

曰君子謂之不

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

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盖有厲乎素餐。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

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所以短衿也。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妄譽

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

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人

是賊傷仁義者也

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訛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為

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訛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訛使人畏其口者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

祕曰問蜀

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

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

其為人也奈何

咸曰奈何猶曰如何

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

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利累

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

隨時之義治亂

若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

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

乎聞

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咸曰東國魯也左傳云下展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名始

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

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

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
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
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過仲尼則名
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過仲尼乎○光曰言王貢力
學絮己而名著海
內豈必過仲尼
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
皓有華

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湏著天而後天下見之○光曰
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
貢之名所以彰著
有位於朝故也
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光曰言仲
元何不仕曰

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

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
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

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
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子欲自高邪

君子行德俟命而
已○祕曰仲尼之

不見察舉猶如或
人豈能自達哉

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

貌端故見聞其言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者肅然敬。

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觀者穆然和。但聞以德誄人

矣。咸曰誄人者使人而從己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鄆音義曰古鄆但通用今從宋吳本。未聞以

德誄於人也。咸曰誄於人者以己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

畏人也。言可畏敬。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秘曰人所畏服。或曰育責。言夏育孟責亦

使人畏。秘曰夏育孟責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光曰責音奔下同。曰育責也。人畏

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服之畏。請條。問其目也。秘曰條目。曰非正不視

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

昔吾先師之所畏也

所畏謂言不漸行不恥孔子憚

如

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貴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一萬二百九

子部

揚子法言卷九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

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

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蠢迪檢

押

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

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作檢押押戶夾切。

旁開聖則

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

旁通聖人之法。

譔君子祕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非。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

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曰

以其弼中而彪外也。

弼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弼，普耕薄萌二切。學成

道充言動皆美。**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

行行必有稱也。

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輸之揮斤，后羿

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

或問

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

義大業故剛厲其志。○祕曰木性則仁故柔。或問航不
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

漿衝不齋有諸。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齋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

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

所不施。○咸曰君子之道惟變所適航衝之器主一而
用注謂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

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

亦允蹈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或曰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

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

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佺也

彈駁數家佺合於教○光曰宋吳本佺作脫今

從李本音義曰佺佗括切可也

至于子思孟軻說哉

護此則乖說○咸曰孔伋字子思孔

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言非他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說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于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荀卿之說也
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

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

乖說○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

惟聖人為不異

前聖後聖法制玄合

大同仁義○祕曰純終也

牛玄駢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

全德

色純曰睟○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

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駁。○光曰宋吳本牛玄駢白作玄牛駢白。○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温作粹今從李本。○粹與粹同。

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

禮記論玉備矣。○君子於玉比德焉。

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祕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利音完謂廉而不剝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

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

而不泰謂禮儀周備而無闕泰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

大海

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他人之道者西北之

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

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

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

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

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

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

知先史不可廢

淮南鮮取焉爾

浮辯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

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

少必也儒乎

光曰聖道於是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

或出經或入經○祕曰必

也以儒為名乎內篇論道外篇
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
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

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
祕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
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

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
咸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
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

取不忍棄之。
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
者司馬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仲尼多愛愛義

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
直蘧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

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
子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

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
聖人之道也。
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刑定取止

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
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耳。

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

哉誠為不果純矣。祕曰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

內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一曰巫鼓之儔奚徒不果而已乃復竒談誕以自大假不學為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咸曰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

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義曰天復

本人作又並闕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

吁者駭嘆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

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

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天有一曰聖人

也。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

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子游子夏

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

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猶孟軻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

欽定四庫全書
揚子
五

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濟不為少也○光曰言天之變化亦多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祕曰或人間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

恐聖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答異理或相違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

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

也祕曰時有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

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離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君子好

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我名而不自知

而忘人之好物物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入。光

曰與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

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

義進而進祕曰禮退而退祕曰義日孳孳而不知勸者

也光曰勤與倦同殷中也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

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

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祕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

進少有其偶。光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顏或曰若此則

何小於必退也

秘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謂聖人不遊于世不離于羣

是必退

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

必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偽名也

○秘曰輕於進退者衆

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咸曰猶

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膳胙則歌之而行○秘曰進之退之惟禮義所在

或

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

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

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秘曰人有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光曰莊列之論如是

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秘曰非聖人者

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

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信死生齊貧富同。

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

祕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

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言耳。通天地人曰儒。深奧

○祕曰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於五行主通於至神運於六子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通

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伎藝偏能。○祕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

是不通於聖人之旨。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若子之道名曰伎藝。

人與之

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祕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而人以善

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

咸曰言先自愛

於人而人亦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

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

之自愛仁之至也

祕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

自敬禮之至也

祕曰曲禮

曰毋不敬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

愛敬於己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

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

物性之壽其質生存

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鵠性

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

秘曰秦皇

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

曰吁吾聞伏羲神曲辰歿黃帝堯舜殂落

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

秘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

皆死爾○光曰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

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

秘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光曰借使

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

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

曰生乎生乎名生而

實死也

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考武至今為天下笑非

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

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

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

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

為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喜妄

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

咸曰言無以為其實有與

無非問也

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祕曰天地之間本無此理無而問有有而問無皆非問

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

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祕曰忠孝者修身之本

孝子惶乎不惶

惶暇。咸曰忠臣蹇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祕曰惶暇忠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光曰惶音皇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光曰惟修德可以益

壽

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

咸曰言顏回冉伯牛德而何不壽

曰德故爾

咸曰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顏冉有德故不朽爾

如回之殘牛之

賊也焉德爾

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

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

不妄

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

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為壽。祕曰

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冀得妄壽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因論神仙之事遂至

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祕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

已况人乎

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諭又

安能諭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揚子法言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二百十

子部

揚子法言卷十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

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

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

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誤孝至**也。故為其始，孝所以開明

報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一言而該**。光曰：至德要

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

以加**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

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取足於天地。天

地不取足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地，疑脫去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其報，故能

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

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

物豈能裕
天地乎

裕父母之裕不裕矣

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

為子之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
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
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
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餘裕
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
不為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
不足。光曰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足

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克
足者懼夫失所以孝養之裕也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

之謂也

祕曰父母之

孝子愛日

無須臾懈於心。祕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逮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孝子有祭乎有齋乎

祭嚴齋敬

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

復屬者謂祭如在。○光曰屬之欲切謂齋之日。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

祕曰見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乃

見其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

賓之接也。○祕曰專乎所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而不祭豺獾乎。九

豺祭獸正月獾祭魚豺獾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獾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

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

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

父

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
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

或曰必也

兩乎

祕曰言人必湏父子孝謹方為美乎

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

舜子也

必不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
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

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
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下之
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
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
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
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祕曰與堯之無
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
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
如無。光曰父子俱聖尤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

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

或緼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光曰緼於盆切含菽菲食

緼絮惡衣

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曰咸

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祕曰己欲孝斯孝矣己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偽

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

祕曰為之則真何以居偽

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

咸曰禮云

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

耻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為名之

名其至矣

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何。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

為名之名

其次也

力行近仁斯亦次矣。祕曰欲求善名而行為次也。光曰畏惡名慕善名猶有所恥。

或

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

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

或曰卻如之何

咸曰卻猶繼也言欲繼稷契臯陶者

如之何而可。祕曰卻高也欲高之則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何。

曰亦勗之

而已

臯勉。咸曰言欲繼稷契臯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

庫則秦儀鞅斯亦忠

嘉矣

庫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庫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

已如其庫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也。○光曰庫音婢若嫵論太高而卑之則陷入於狙詐矣。堯舜之道皇兮秘曰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秘曰將大

而以延其光兮

二帝三王光延至今。秘曰延其義大之光

或曰何謂也曰

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

平水土也

殷周以其伐

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

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秘曰以是為義大之次。○光曰

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螻

言精細也。○光曰螻與蟻同

衣如華

服文彩也

朱輪

四馬

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字今從李本

金朱煌煌無已泰乎

秘曰受天子之

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

不為秦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秦矣綸如

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秦矣况滔天乎○

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半通闕天下之

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

得之矣○祕曰非勉則不復其性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

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

百人便諧和也德諧頑諧和也讓萬國以禪知情天地與

能敵之器舜父母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知情天形不測光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惟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

聖人能形容之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

若禔

祕曰若順禔宜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也。光曰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

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而明

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祕曰明

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

異乎咸曰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祕曰德盛則無異異亞

之祕曰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堯舜常修其德何異之也見

異而修德者末也

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祕曰失於常德

災異乃見修而懷之事在末後

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感此之甚者必亡矣

○咸曰猶桀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

天地之得斯

民也

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

斯民

之得一人也

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也。○祕曰書

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一人之得心矣

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咸

曰言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祕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

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

吾聞諸傳

祕曰傳記謂論語○

光曰傳直總切

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

咸曰邵美也○祕曰

邵亦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

是孔子之徒歟

王莽少則得師力行

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

始也孰寧

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歟有終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

為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

○祕曰德寧有終也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

之在道不亦小乎

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

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祕曰一人之心

或問俊哲洪

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

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祕曰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

秀

穎德行之謂洪

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間洪大。祕曰秀

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

動非禮則不擬。咸曰擬或作擬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禮而後事。祕曰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凝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凝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

則度其事之可否事
則度於禮為是為非
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

之長德言也

咸曰謂由德而言
乃為羣言之長

羣行之宗德行也

咸曰謂由

德而行乃為羣行之宗

或問泰和

咸曰問太平和樂之道
○光曰天下和平之至

曰其在

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之

○咸曰言觀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樂况

生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為治○秘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

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

召陵習亂也

緼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而求盟

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禮楚也。○祕曰緡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義召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故

習治則傷始亂也

傷悼。咸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

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為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闕雖作故揚子習亂則好始治也

好樂。咸曰久汙之俗喜安少治。○祕曰習見亂世

之事觀始治則好之始治謂召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漢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臨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漢

德其可謂允懷矣

允信懷至。○祕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

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

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

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祕曰言漢德之盛

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

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靺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靺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靺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為

孝慕之故皆為若靺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靺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

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靺都奚切鮮悉淺切靺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

芒芒聖德遠人咸

慕上也

芒芒大也。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芒謨皇切

武義

璜璜兵征四方次也

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四夷者次也。

光曰璜音黃

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

宗夷者四方羣

夷也。咸曰猾亂也。蠹迪猶陵踐也。王人王室之官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蠹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光曰蠹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麟之儀。次言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麟之儀

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

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

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

四 螭虎桓桓

仁少威多。咸曰桓桓巖也。言王世以武戡禍亂巖不失正。

鷹隼戢戢

攫撮急疾。咸曰戢戢暴也。言彊霸之世專為兵詐暴而欲殘。

未至也

未合至德。咸曰言桓桓戢戢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戢戢然鷙飛貌。於其道未

至也。○光曰：賤財于側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

或曰：訕訕北夷。

光曰：訕，翔拱切。

又音凶。訕，訕。喧，曉之貌。

被我純績。

純，繒績。畫。光曰：績，音會。

帶我金犀。

金，金印。犀，鈎飾。

珍膳寧鋤。

寧，鋤。鋤，其口也。○咸曰：言安然而饗珍膳。

不亦享乎。

嫵，禮胡如此。太盛也。○祕

曰：訕，訕。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績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鈎，常珍之膳，以安然鋤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大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

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

乎。

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恥，孝武亟興邊略，實為兵主矣。

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曰為兵王者謂高帝得天下之

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

費而就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

皮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

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朱厓之絕捐之

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

裳之民也○光曰朱厓島夷故云介鱗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明道阜盛

信義

光曰行義使民信之

致帝者之用

光曰極其事業

成天地之化使粒

食之民

光曰粒食謂中國之民

粢也晏也

粢文采晏和柔。祕曰粢然明盛晏然安和

享于鬼神不亦饗乎

實受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光曰此

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

天道勞功

曰勤勞然後有成功。光曰

或

問勞功曰一日勞考載

日一日猶日日也

曰功

周而復始

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造化之事是其功也。

或曰君逸臣

勞何天之勞

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為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

曰於事則

逸於道則勞

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

故於事則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乂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幾是其道勞也。周公以來未有

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以為言遜

之為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恥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闕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太甲昏桀亦治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辛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祕曰自周公以

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自此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進異己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己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

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
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
或曰揚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為桓溫
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
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此杜預
所謂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
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
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
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
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
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
為莽佐命不在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劉甄之下矣

言人

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
祚之方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

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殲。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覩民思漢德莽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也。辟靡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於治也。

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美唐虞之世也

○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靡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

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廡學校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揚子法言卷十

謹案卷八第二頁前四行宋吳本作異以揚之今
從李本考本文亦作異以揚之注當有誤

第五頁後六行非盜而何刊本而訛如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寧成刊本成訛戚據漢書酷吏傳

改

卷九第六頁前五行勸與倦同刊本倦訛卷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懼者畏義也云云當在下節此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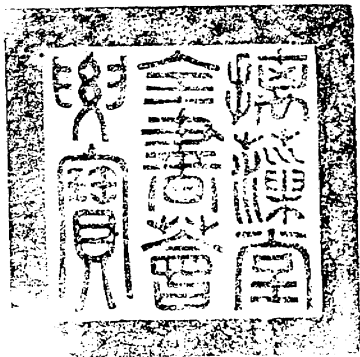
有誤

第九頁前八行終以不朽為壽刊本壽訛荅今改
卷十第五頁前三行李宋本半通闕刊本脫半字
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增

第七頁前七行或作凝非也刊本或字訛置凝字
下非字訛置作字上今改正

第十二頁前五行又與董賢同官刊本董訛薰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騰錄舉人臣陳賓